

报告文学集

# 挑 战

- 阳光总在风雨后      冯福庆  
凤行天下      陈春琼  
大河东流      雷霖  
贵州三枝花      王小龙

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正安文艺作品丛书

报告文学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战

遵义市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二〇〇七年五月

# 《挑战》编委会

顾 问：韦圣福 宋 霖

李广勤 曾润素

主 任：蔡万权

副 主 任：卢 超 缪光宇

吴桂兰

主 编：吴桂兰

副 主 编：罗遵义 李易超

责任编辑：李易超 王 龙

编 辑：杨 欧 王小龙

雷 霖 秦 丰

吕 强 文晓莉

#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代序）

韦圣福

在“百花齐放”的文学精神下，在切切呼唤的文学关怀中，我们之中众多的作家，把文学的视角瞄准社会底层，让文学没有脱离公众生活的根基。因而，当采编这部报告文学集时，我相信采编者们是以一种严肃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的。

正安，这个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贫困农业县，这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足迹遍布全国，尤以广东、深圳、珠海、浙江、福建、上海、山东居多。这些打工仔每年创造了超出十亿元的经济收入来反哺故土，建设家乡，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正安的作家们用报告文学这种专门的形式，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族写一本书，最能体现“三贴近”的创作原则。

究起农民工这个话题，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正安县“三百娘子军”的破冰之旅。正是二十年前正安县人民政府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番禺，输送“三百娘子军”，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对正安人这一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做法给予高度肯定。并预言正安在这件事上“一定能闯出一条路子”。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年百折不挠，正安人果真不负众望，硬

是把劳务产业做成了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使之撑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片天。

也就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劳动力转移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十多万农民工成了正安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对象。翻阅史料，“打工仔”、“农民工”，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名词，历史不长，也因此而让这些文字符号所标识的这个群体一直都生活在当下社会的边缘。在没有进入社会生活主流之前的任何一类边缘人群都是弱势群体，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这里有他们的追求与梦想，打拼与抗争，而他们必将为这种追求与抗争付出代价。他们放弃土地的惆怅、背井离乡的孤独、户籍变迁、就学就医、劳动保障、公共利益分配、人生权益、政治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日趋发展而越来越多地暴露出矛盾，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我也没有听说中国哪个地方、哪个县，象正安县这样专门为农民工定一个节日——“5·23”。中国·正安首届农民工节，或许就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因此，在我国劳务市场还待成熟的背景下，采写这部关于正安农民工的报告文学集，我能深切感受到作家们沉重的心情和重大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文学艺术历史使命的关怀。我们不谈文本（那是技术问题），我们只谈这次采写过程中那些触痛心灵的场景和现实问题，让我们一次次产生强烈的震动，久久挥之不去。

感谢作家们的良知，感谢他们对人类社会勇负责任的心；更要感谢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姐妹，感谢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情的爱，是他们使我的眼里饱含感恩的泪水……

二〇〇七年五月  
(作者系中共正安县委书记)

# 目 录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代序）	韦圣福
阳光总在风雨后	冯福庆（1）
凤行天下	陈春琼（42）
大河东流	雷霖（59）
青春在他乡舞蹈	王少龙（89）
贵州三枝花	王小龙（104）
黔军出山	雷贤圣（118）
搏浪长歌	王芳（130）
壮哉打工路	陈涛（150）
山乡丽石欲开花	刘新宇（161）
梦也何曾到谢桥	杨欧（170）
两种里程	万永安（182）
厚德载物	宋正平（202）
为了母亲的微笑	简祖奎（213）

## ▲目 录

---

- 敢拼才会赢 ..... 秦 丰 (223)  
山乡遍野印屐痕 ..... 罗 文 (230)  
为了大地的丰收 ..... 郑继永 (252)  
从石头说起 ..... 许雨松 (260)  
鸡鸣声声催黎明 ..... 陈立航 (267)  
青林海的蜡染人生 ..... 赵明会 (274)  
山鹰展翅搏长天 ..... 王 芳 (287)  
用心灵抚摸阳光的女孩 ..... 王 农 (296)  
回望生命 ..... 陈春祥 (306)  
百折不回头 ..... 吕 强 (313)  
赶海弄潮人 ..... 冯其沛 (324)  
寒霜彻骨蕴梅香 ..... 家 禾 岁 歌 (343)  
编后 ..... 编 者 (354)

# 阳光总在风雨后

冯福庆

—

二十年前。

新春气息还未消尽的正安县城的早晨。

县委操场上，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车上车下相互热情的嘱告声、应答声，打破了小城的宁静。

第一批到广东番禺务工的 297 位姑娘在人们的期盼下，将从这里启程南下。

“春艳，到了番禺就赶紧来信，省得全家为你牵心挂肠的。”

在车窗玻璃上贴着一方小红纸的“1号”车前，一位穿着破旧的农村老婆婆一股劲地向车上的一位穿着白格红花棉衣的姑娘挥着双手。

“妈，你回去吧，到了番禺我就给你来信，我走后，你自己要注意保重身体。”

老婆婆刚抹着发红的双眼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壮年汉子又挤了进去。

“桃秀，到了厂里，一定要注意和大家搞好团结哟，你那倔

脾气我和你妈都晓得，都能理解，可不知你脾气的人就不能理解。昨天出门，你妈都还为此十分担心，她叫我再给你讲讲，凡事都要忍着点，万一千不回来就回来。”

中年男子说话很快，没什么说的了，还一个劲地：“听到了没有，要多来信啊！”

那个看上去二十来岁、长着一张漂亮的鹅蛋脸的叫桃秀的姑娘，见父亲一直不肯离去，挤到车门前，不住地挥着手：

“爸，你们回去吧，请你给妈讲，她身体不好，又有病，要按时吃药，地里的活，你要多承担点，重话不要让妈干。到厂挣了钱后，我会给你们寄钱回来的。”

这时，在一字排开、系着大红绸花的汽车的四周，都是一层一层的人群。人群中，除了昨天就从四山八岭来的姑娘们的亲人外，再有就是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的通知，一大早就来到县委操场的县直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城里四条街的街道居民，几千人把操场和操场周围的空地挤得满满的。

“象这样的欢送场面，是近几年少有的。”

县委大门口，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这样议论。

“听说，县的领导在昨天晚上的各单位领导会上还反复强调，各单位能来的人都要来，把氛围搞得浓一点，使远行的姑娘们踏上行程前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有一位县领导还这样讲：“这次三百姑娘由政府统一组织，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去当工人，在我们县是一次对传统就业观念的大挑战、大革命。”

“应该说算一场革命。对于这些姑娘来说，她们中的一些人，虽不能说是足不出户，起码也说得上是从未远离过大山，从一个连火车都未看到过的人，一下子就到千里之外的工厂去当工人，这中间不能简单说是一个身份的更换，视野的开阔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取向、善恶审视都将发生变化的问题。”

“六十年代要求这些姑娘们‘不爱红装爱武装’，而现在变了，要求她们的是不爱红装爱工装咯。”

这几位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县委办公大楼的阶沿上，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议论的话题是集中的，也是颇有层次的。

欢送的锣鼓响起来了。

停息了好一阵的汽车的喇叭声也一声声地高鸣起来，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县城，在这十来辆汽车的喇叭凑在一起的鸣响中，在最后一辆车驶出县委大门时，县的几个领导使劲地向车队离开的方向挥着双手，对远行的人报以最美好的祝福……。

若干年后，对于当年的场景，亲眼目睹的人们回想起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直到今天，人们对县委、政府当年的这一敢为人先、敢开先河的超常之举，还是那样感佩不已。

就是那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超常之举，破开了那扇沉重地挡住山里人脚步的山门，撩开了遮挡山里人望世界的雾幔，开阔了山里人的情怀，使山里人知道这世界还有比他们终年相厮相守着的那片青山绿水广阔得多的人生大舞台。

李国士，这位离开正安已有十六年之久的厅级领导干部，这位尔后在务川任县委书记、被务川的老百姓称为“为民书记”的领导干部，至今还为正安的老百姓所不忘。这位在正安的劳务经济从诞生到辉煌的时期，都表现出一种沉稳朴实风格的领导干部，人们一直以“他才是正安劳务经济的创始人”褒扬他，肯定他在正安经济社会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一九八六年，时任正安县委副书记的李国士，根据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到广东省的番禺县挂任县委副书记并分管工业。

广东，是李国士一点也不觉陌生的地方，这位生在湖南、长在湖南的领导干部，一直视广东为他的第二故乡，因为，他六年的大学生活就是在广东度过的。大学毕业后，这位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没有留在广东，也没有回老家湖南，而是跨省分配来到了贵州正安。在正安中观，在这个正安最边远、最高寒、最落后贫穷的地方，当了一名农村医生，一干就是十

多年。长期工作在基层，生活在农民中间的经历，使这位来自“南国之都”广州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对农民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情。

在番禺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在企业跑。

当时的番禺，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发展快速，以工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表现得非常强盛。这个与当时的改革试验样板深圳毗邻、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县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乡，在各级宽松的体制和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一大批工业企业纷纷来这里落户。这些企业，多数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以私人经济投入为主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多数股份又属于港商。当时的香港所产的成衣制品、玩具、电子产品一直在国际市场名声显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具有左右市场价格的地位。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不少香港老板看中了大陆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有利因素，纷纷到大陆投资办厂。番禺由于有离港近这个特殊的地理优势，加之县里为落户企业创造的宽松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就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到这里抢滩登陆。

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调查了解，李国士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当时的番禺，多数企业的订单都多，但开工极不正常，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工人，老板急得团团转。为什么会出现有厂、有订单而缺乏工人的问题？通过了解和分析，他发现了存在这个问题的几大因素：一是大量的用工企业需要大量的工人，番禺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二是广东，包括番禺人的求职思维与内地人不一样，他们都希望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独立地兴办自己的事业，不愿依附在他人口下生活；三是当地人进厂务工要求的薪酬高，这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的外商企业的老板所不能接受。

而此时，与番禺有厂无工人、有活没人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贵州正安，由于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土地下户后，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科技含量在农业生产上的比重逐渐增大等因素，使这个人多地少的县份的农村沉淀了大量劳动力。加之此时的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上不去，用工量只能减不能增等因素的影响，城镇闲散劳动力也呈逐年增多之势。就业难、找活干难，成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珠江三角洲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还会增多，企业用工的需求还会增大，何不如抓住这个机遇，将正安县的富余劳动力输入到这里务工，一来可增加农民收入，二来可缓解日益繁重的就业压力。”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位中年领导干部的头脑中闪现。

对于大山的农民能否适应他们完全陌生的工厂劳动，能否顺利实现角色转换，李国士通过对这些来番落户企业的主要工种、企业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和劳动能力进行了了解，认为在番企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又多是来料加工一类的，工厂又多是流线型生产，工艺流程并不复杂，一个只要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就能满足这种工种的要求。

在征得番禺县的领导同意后，李国士当即返回正安，将这一想法向县委汇报，得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经过双方劳动部门的联系、协商、洽谈后，第一期向番禺用工企业输送 297 名女工的计划就这样形成。

那天，在欢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个穿着朴素整洁的对襟蓝布衣装、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庞常常露出笑意的年轻人。

年轻人实际年龄近四十，可容貌与实际年龄大有悬殊，看上去仅有三十四五岁。他叫谭文长，是县广播电视台的副局长，局机关党支部书记。任副局长前，是一名记者，当了副局长后，按他的说法，除了开会学习和偶尔而能在一些场合讲讲话以外，其实，都还是干的记者的活。

就他来说，自担任局的领导以来，并没有新闻报道方面的任务。可是，在局里一年的完稿登记中，写稿的数量还是他的

最多，见诸报刊、电台的稿件还是他的多。这位一天不摸笔杆就觉心里发慌的年轻记者，面对将要出现的一切，如何写，才能表现出所要报道的事件的主要的层面，才能揭示出事件后面的那深刻的内涵，这是他一听到县里要向番禺有组织地输出务工工人的消息后就思考着的。

随着车子马达声的消逝和欢送人群的渐散，亲眼目睹了这种送别场面的他，脑海中瞬即闪过了这样一个光点：今天离开家乡的三百个女青年难道不就是三百个英姿爽爽的娘子军吗？当年的娘子军戎装上阵是与男同志一样肩负起了为穷人打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神圣职责，今天的“三百娘子军”下广东不就是同男同志一样担负起了为振兴家乡、建设家乡闯一条事业之路的伟大使命么？看似她们今天的远行是谋生，这是事物的一种表象，实则她们今天的远行是开拓，这是事物的内涵。开拓的是什么呢？开拓的是她们的前辈不仅没有走过，而且想都未必想过的山里人也能闯大世界、也能在大世界中立足，也能在大世界中走出发展自己的那一条路。

因为，封闭的山门一旦被启开，还能重新关上么？

凭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素材，如果选材得当，挖掘得深，一旦见诸媒体，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将得到的社会价值会大大超出新闻本身。

当晚，三百娘子军出行广东务工的新闻稿件就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诞生了。

尔后，这篇新闻稿件经当时的省报一记者稍加打磨在省报、乃至国家级报刊登载后，效应如潮。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们在经过分析、对比和思考后发现：正安县有组织地向省外输出农民务工，是开创了全省、乃至全国由地方政府组织劳务输出的先河，这一创举引发的社会效应，将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和农村劳动力重组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新闻稿件中发现的成功的和正在成功的，好的和正在朝好的方面变化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转换过程，它需要时间、空间，有时，甚至会再度濒临痛苦，乃至迷惘。”

这位曾经在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中都有建树，获得过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省戏剧家协会、省曲艺家协会的“双料会员”，对怎样搞好新闻报道和新闻报道的地位、作用的这一通阐释，没有多久，就在实践中找到了非常合拍的对应。

这是因为他所报道的三百娘子军南下广东这一最具有“新闻眼”的新生事物，在才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面临了一场不小的振动。

这振动使曾被媒体和社会广泛看好，被正安的决策层们一度引以为自豪的“新生事物”遭遇到了颇为难堪的尴尬，甚至是夭折的危险。

原来，二月十七日启程来到番禺的297名务工女青年，到四月初，就有185人回家或转到其他厂。返回正安的，都向家里诉说在那里的种种苦恼，甚至是懊悔。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厂里劳动强度大、待遇低，不能按时得到工资。在番禺没回来、转到其他厂里继续干的，在给家里亲人的信中，也表示了和以上相同的一种不适应，只是由于出自于不甘心就这样回来，想再干一干再说。

“请县里想想办法，尽快采取措施，否则，所去的女工一旦全部返乡，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可低估。”

从番禺传回来的是县里派去的驻厂干部的焦虑。

“这早在意料之中，私企老板不是国营厂长，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们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宗旨，最低的成本，最高额的利润，永远都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对劳动力的超常利用，这在他们看来是减少成本最为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老板们对工人的限制性行为，就表现得非常张扬。他们不尊重工人，不给工

人按时发工资，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拿他没有办法？”

社会上，躁动着的是这种未来先知的讥讽和议论。

“一天干十来个小时，一个月才挣百把十元，还不能按时得到手，为啥？这样，还不如在家里多种几株烤烟。”

一些务工女青年的家里，向番禺的子女发出了这种声音。

面对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非常重视，接连不断地召开会议。

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往远在千里之外的番禺的驻厂干部那里。

会议，是为了找对策，想点子、找办法。电话，传达的是县委政府对远在他乡的务工女青年的一遍又一遍的慰问，传递着的是家乡的领导和亲人们对这些初涉社会的女青年们的同样的焦虑。焦虑之余，更多的是希望。

此时，县委、政府的领导比谁都清楚，一旦这三百个务工女青年全部返回，这将意味着什么？

这将意味着他们煞费苦心地为山区寻到的一条增收致富的路因此而被彻底堵死，意味着他们苦心积虑创立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模式宣告失败，意味着他们在为脱贫致富从不叫苦的大山老百姓面前从此无言以对，意味着他们在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将因此而受到影响。

政府的诚信，将从此而大打折扣。

经过深思熟虑，县委、县政府向省、地上报了正安务工女青年在番禺务工遭遇的困境，请求上级帮助解决的报告。

当时的省地劳动部门，对正安有组织地向广东番禺劳务输出，自始至终都高度重视。当正安的姑娘到达遵义火车站时，地区劳动部门的同志在遵义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会，到达贵阳火车站时，省劳动局的同志也赶到火车站为姑娘们举行了欢送仪式。省地两级劳动部门对正安有组织地向外进行劳务输出的作法非常欣赏，也非常支持，一直尽其所能地给以了最大的支持和帮

助。

很快，省劳动局的《信息反馈》第四期的《正安县三百名女青年赴广东务工出现的问题》这篇信息送到了省委办公厅，引起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在《信息反馈》上作了如下批示：

“正安县第一次有组织地向省外劳务输出，出点问题在所难免，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闯出一条路子来。希望正安县一方面做好劳务输出人员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协商解决好实际困难，不要半途而废。”

胡锦涛书记的批示，是对正安具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的充分肯定。这一批示，使正安县的决策者们信心倍增。

县委、政府的领导们在通过学习批示后，感觉到有组织地向外劳务输出这条路不仅没有走错，而且前景非常广阔。

改革向纵深发展不以一切传统的、模式化的思维理念所左右，这已是一个非常明白的现实。在农村、城市，改革所触及的再不是土地如何承包、企业如何经营才能提高效益这样一些人们所熟知的领域了，而是涉及到了除此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改革开放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向城市、向那些需要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地方转移的条件。目前的三百娘子军虽然在番禺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完全属于一个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比起未来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大目标来说，是个不影响主流的小问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建设城市的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结构都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人建城市已感势单力薄，惟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一起加入到建设城市中来，我们的各级政府设计的以城市带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才会变为现实。

按照胡锦涛书记的批示，县委、县政府把如何帮助在番禺的女青年走出工作和生活上的困境作为要解决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派出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赴番禺工作组，并带上 2 万

元经费给生活困难的工人购买饭票，解决了他们的一时之忧。这种极富人性化的关怀，终于稳定了留下的112名工人，她们都表示不回家，在厂里继续干下去。为了使这些留下的工人有一个安心工作的环境，工作组在征得番禺党政的同意后，通过召开工人座谈会，召开用工企业业主座谈会，协调解决了发生在劳资之间的一些纷争。在进厂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保障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

尔后发展的进程表明，就是这样一次关键而重要的番禺之旅，才使正安的这一次向省外的劳务输出没有因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失败，也就是这一次成功的、非常关键的番禺之旅和工作组在番禺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正安继续有序地对外进行劳务输出的基础，奠定了正安、乃至贵州在农村实施包括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

二〇〇五年下半年的一天，省人大常委会以检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执法检查组来到正安。在检查完毕后与县人大、县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德对正安县二十年前敢为人先、开历史先河、有组织地向外省劳务输出的这一创举还赞赏不已，并希望正安县的同志们好好重温当年胡锦涛同志的批示，好好总结一下二十年来在劳务输出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保证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向新的产业转移的前提下，要实现劳务输出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通过农民工转移的培训，城镇就业再就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

## 二

在由县城往西的一个边远、高寒的山寨里，寨的北头住着这样一家姓包的人家：四十多岁的丈夫，是个那时寨子里难得的初中生，虽身材枯瘦、面显病态，可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历